

明對話中的笑話（見前）有時候一個題目不夠，還要多出幾個題目，讓你們有選擇的機會。就拿『母親』一題來說，雖然是大家都能夠作的題目，但是也許有一個三四歲時就死了母親的孩子，這樣的題目對於他當然不會激起什麼感情來的，所以不得不出別的題目給他做。總而言之，強制作文是教師的責任，並不是教師故意使你們爲難，你們不要誤會纔好啊！

【讀後作業】

- （1）從已經讀過的文章裏舉出開端很好的文句的例二、三個。
- （2）從已經讀過的文章裏舉出結束很好的文句的例二、三個。

十二 夢和現實

——文章的題材

春，這個風和日麗、萬紫千紅的春，實在是一年中最美妙的季節。可是正因為牠底美妙，在人類底感覺上，也似乎以牠底消逝為最快。學文他們自從組織了讀寫研究會之後，在課餘的時候，就都埋頭研究着「讀」與「寫」兩件事，對於時序的推移，自然界的變動，竟忘記得一乾二淨。

有一天，學文和覺明很早就到校裏。他們進了教學室，一看壁上的鐘還祇指着七時零五分，別的同学一個也沒有到，於是兩個人放下書包，坐到靠窗的兩個位置上去，各自從書包裏檢出讀寫研究報告表來，逐項填寫着。

教學室的窗外是一個大花壇，植在那裏的一株桃樹，正爛漫地開遍了所有的花朵。偶然一陣微風拂過，桃枝上底花瓣就像紅雨似飄落到地上。

「啊呀，春深了！」覺明忽然驚叫起來，手裏的筆骨碌碌地從書桌上滾到地上。

坐在覺明旁邊的學文，被覺明的叫聲嚇了一跳；他定神向覺明底桌上看去，只見在覺明底一張讀寫研究報告表上，貼着一片桃瓣。

「哈哈，原來——」

學文還沒有說完，窗外又有兩三片桃瓣飄進來了。

「怎麼好？——春天回頭就快完了。學文，我想約我們底讀寫研究會全體會員去做一次野宴，你以為怎樣？」

「好的，我很贊成。這個時候去做野宴，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了；我們不但可以玩一次春天的郊野，而且還可以做幾篇文章哩！」

三天以後，恰好是星期日，讀寫研究會全體會員，就於那一天的上午聚集在紅葉鎮底小山上舉行野宴。在七八十個的孩子隊裏，還有一個身材特別高大的大孩子，那是梁

先生。

春日的郊野，真是好玩！蔚藍色的晴空下面，幾朵白雲輕得像在飛；山上的草地剛被太陽吸去了露珠，碧油油的，大家蹲坐在上面，感到一種痒痒的舒服。

他們起先是唱歌，唱歌完了，接着是說笑話，談天，隨後是各人在草地上表演「打虎跳」一類的遊戲；末了就是喫各人帶來的糖果糕餅。

野宴的節目快要完了，大家看看時候還很早，就一致要求梁先生說故事。

梁先生把最後一塊的雞蛋糕送進嘴裏，向大家擺擺手，站起身來。大家立刻停止了喧嘩，把各人的兩道視線集中在梁先生一胖一胖的嘴上。

「今天大家已說了許多故事，我底故事還不及你們說的有趣，想不說了。——」

大家底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，只見梁先生又把嘴胖了一胖，接下去說：

「我現在想要對你們說的，是讀寫方面的事，不知道你們要不要聽？」

大家都拍手，有一部份的人還從袋裏掏出筆記簿來，預備記錄。

「那末，請大家再坐下來吧。」——上次在讀寫研究會裏，李若愚曾提出作文爲什麼要由教師出題的問題：當時徐寬的演說，也主張作文的題目不應該教師出，應該由各人自己出。他們的主張都是很對的。——可是我因此記起從前在某小學教書的時候，那裏的同學卻恰好和你們相反：有一次上課的時候，我要他們自己出題做一篇文章，想不到把他們全體都難倒了。

「『先生，題目還是請你出吧！』當時他們一致地說。

「『爲什麼一定要我出呢？』

「『因爲我們自己不會想題目。』

「他們這樣的回答，你們當然是很覺好笑的。但是，在你們這一羣裏，說不定也會有和他們一樣的人。」梁先生的聲音忽然莊嚴起來，把二道銳利的目光掃過草地上諦聽着的會員，「所以，這個問題，我們還得仔細地來加以研究——

「題目是甚麼？牠不是文章內容的一個總說明嗎？譬如說『春雨』這個題目，我們

做起文章來，內容就不外是春天的雨。春天的雨誰也看到過，聽到過，而且和牠發生過許多關係；假使我要你們每個人說一些，你們每個人準會說出許多關於春雨的話來；這就是說，文章的內容你們各人都有。那末，大家既然都有文章的內容，爲什麼對於內容的總說明（題目）卻會想不到呢？俗話說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題目是出在內容上的，有了羊，就有羊毛，同樣的有了內容，也就有了題目。

「有許多文章做得很好的人，他們並不先出題目，然後動筆，他們卻先動筆寫文章，等到文章寫完之後纔照文章的內容再加上題目。這樣的事，在不會自己出題的人想來，不是很奇怪嗎？其實，這是不值得奇怪的，比如我們畫圖，常是先拿起筆來在紙上隨意的畫，等到畫成以後，看畫的像什麼，就給牠題上一個什麼名稱。他們之以所能夠先做文章，後出題目，也和圖畫的道理一樣。

「所以與其說題目不容易出，還不如說文章內容不能決定，比較切實一些。因爲在每個人的腦中，文章的內容是很多的，但到了要做文章的時候，也許是因爲牠太多了的

緣故，反弄得手忙腳亂，不能決定寫那一方面，內容既不能決定，題目自然也想不出了。」

「梁先生，你說我們底腦裏有許多文章底內容，這句話恐怕靠不住。」喫着花生米的錢文華，忽然插上了一句。

「靠不住？」梁先生喫驚地說，「那末，如果我出了一個春雨的題目，你不能做一篇文章嗎？」

「不，我會做，如果你有題目給我，我就能照題目去做。」

「哈！既然如此，那不是我的話靠不住，是你自己的話靠不住了。原來你腦裏本有許多文章的內容，是你自己不知採擇，纔以為自己的腦裏缺乏文章的內容。不然的話，為什麼別人出了題目，你能寫，你寫的是什麼呀？」

「所以，文章的內容大家都有，不過有的人不會採擇而已。這是因為做慣了別人出題的文章，已經成了一種惡習之故。可是，大家應該知道，把採擇文章內容的一步工作讓給別人，和把自己的國士送給別人是一樣的。請大家想想：為什麼自己的國士不會自己

治理爲什麼自己腦裏文章底內容自己不會採擇？

「在自己腦裏的文章內容，當然應該自己採擇，換句話說，作文的題目當然應該自己來出。」

梁先生說到這裏，從林文英的手中拿過一杯開水，咯啾一聲的喝乾了，又接着說下去：

「現在我要說一說大家腦裏的文章內容：在每個人的腦裏，文章的內容可以分成二部份：一部份是夢，一部份是現實。夢就是夢想，就是幻想，也就是不着邊際毫無根據的想頭。譬如說自己希望背上生二個翅膀，飛到月宮裏去，這一類的念頭在少年人的腦裏很多。還有一份部呢，性質完全相反，牠是有根據的，靠得住的，都是自己親自經歷過來的。事件，這一類的念頭少年人雖然不多，但以後會隨着年齡和知識的增進逐漸多起來的。等長到像我一樣大，腦裏的念頭就反是現實的多，夢想的少了。

「文章底內容，不論是夢想的或現實的，都好。夢想只要夢想得有意義，雖然是荒唐

的東西，也並不是毫無價值的；不過，到底因為牠荒唐，總不如現實的內容富有社會價值。——我說的現實，並不是專指社會上切實表現着的事，假使社會上還沒有表現過而有表現的可能的，也是現實的內容。譬如說有二個人在一條沒有欄杆的小橋上相打，結果相打的人常不免跌到橋下去，不一定要待我們親眼目睹他們跌下去之後，纔說這是現實。」

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，梁先生和孩子們的背上，都被曬得起暖烘烘的感覺。這時候，放在草地上的一只徐寬帶來的鬧鐘，滴鈴鈴的響了，——原來已到了野宴結束的時候。因此，梁先生就把以下的話截住了。

【讀後作業】

(1) 試寫一篇先寫內容後加題目的文章。

(2) 夢想的內容要怎樣纔有意義？請仔細思索這個問題，作一篇短文來回答。

十三 餅乾和文章

——文章的題目與內容的關係

「噯呀，你那裏來的這許多稿子？」秦蓮香看見六年級的林文英抱了一大堆的稿子走進他的教學室裏來，不覺怔住了問。

「是讀寫研究會會刊的稿子。」

「這一期會刊的內容準比第一期豐富一倍！」跟在林文英背後的徐寬也着抱一大堆的稿子走了進來。

「豈止一倍十倍也說不定！」教學室窗外又有一個人這麼說。這個人也抱着一大堆稿子進來了，秦蓮香一看是朱覺明。

這時候，窗外又來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，隨後又是二個人各抱着許多稿子走進五年級的教學室裏來，把秦蓮香驚得呆住了。

「覺明，你和學文拿來的稿子也已經請梁先生看過了嗎？——趁現在還是自修的時間，我們快些把所有的稿子整理好了再說。」林文英興奮地說。

「我們先把稿子分成落選的與入選的兩部分。——文華，你專管落選的稿子，我們把那些稿子都交給你罷。」學文說。

五個執行委員一陣敏捷的手法，在短時間內就把入選的與落選的稿子分了開來。錢文華又把落選的稿子用蔴線綑在一起，預備等一會去發還投稿的會員。

「梁先生說這一次入選的稿子，他已經逐一批上了發表底先後順序。有誰找到了第一篇的稿子沒有？」學文向其餘三個人問。

「我這裏已經找到了第三篇，是你和覺明合作的題材的選擇與剪裁。」錢文華說。

「第二篇在我這裏，是林文英和秦蓮香合作的，叫做花朵和蚯蚓。」徐寬說。

「第一篇在我這裏——嚶呀，是柳無忌作的，題目是餅乾和文章想不到無忌的文章竟進步得可以排在第一篇了。在一月之前，大家不是知道他的文章因為常要越出題

目的範圍，曾受過梁先生一頓嚴厲的訓斥嗎？」林文英像是不勝感慨的說。

四個執行委員都立刻跑到林文英的身邊來，大家以一種欽敬的神色去默讀那篇餅乾和文章的稿子：

餅乾和文章

柳無忌

假使把一篇文章譬喻做一箱餅乾，那麼文章底內容就等於箱裏餅乾底性質，文章底題目就等於箱表面底字，如「蘇打餅乾」、「什錦餅乾」之類。

在箱表面寫着「什錦餅乾」的，箱子裏的餅乾就不待我們去開箱驗看，可以斷定牠都是些什錦餅乾。我們平時讀到的文章也是如此：假使有一篇文章，牠底題目是寫着「遊泰山記」，那麼這篇文章底內容就不待我們細看，可以斷定牠是些關於遊泰山的話。

箱表面的「××餅乾」決定了箱裏面餅乾底性質，文章題目決定了文章底內容。

萬一箱裏面餅乾的性質與箱表面的「××餅乾」不符，那當然是餅乾製造廠裏工人的錯誤，使本來要買「××餅乾」的客人，得了不要買的貨色，很不快樂。同樣的，萬一我們寫了一篇文章，牠底內容與題目不符，那當然是文章寫作者底錯誤；使別人讀了引起與買餅乾的人同樣的不快樂。

說是不快樂，那還是客氣的說法呢。不客氣的說，是餅乾工人欺騙了買餅乾的；文章的寫作者欺騙了讀者！

親愛的讀者——各位會員！你們在寫作的時候，曾犯過那樣的欺騙罪嗎？我是曾一再犯過那樣的罪來的，我在這裏懺悔我自己。

記得有一次，爸爸從城裏回家，他帶來了許多玩具，和許多好喫的東西。其中有一箱餅乾，因為箱子的表面漆畫着美麗的彩圖，很引起一家人的注意。祖母的老花眼看不清那隻箱子是什麼，就問：

「你們搶着瞧的是什麼呀？」

「是一箱餅乾！」大家異口同聲的回答她。

「哦，餅乾無忌，那麼你快開了這箱子，拿幾片蘇打餅乾來給我喫。」

我聽了祖母的吩咐，就興沖沖地找來了一把剪刀，用刀尖挑開了箱蓋。只見滿箱子都是各式各樣的小餅乾，竟找不出一塊祖母所要的。

「祖母，箱子裏都不是蘇打餅乾！」

我一頭說，一頭又仔細把箱子查看，果然在箱子底一面，發見了四個字：「什錦餅乾。」過了幾天，我寫了一篇文章，題目是「遊西湖記」，我在開始動筆的時候，因為以前曾被教師訓斥過，說是我的文章常要越出題目的範圍，因此那一次就格外小心，把題目意思緊緊地記在心裏。

這樣寫着寫着，起初我的筆尖確不會越出題目的範圍；可是寫到後來，因為寫得興起，竟又把題目忘了，將當時遊西湖以後順道遊紹興東湖的事寫了進去——寫了長長的一段。

這篇文章的結果，依然遭了和以前同樣的失敗，這是不待說的事。當時教師在我文章後面又批了一句：「我不知你底腦筋是怎樣生着的！」這句話卻給予我一個很大的刺激。

是的，教師一再告誡，而我竟一再犯同樣的毛病，難怪教師要批出這麼怨苦底話來了。「我底腦筋是怎樣生着的呢？」

事情真是湊巧，那一天我的作文簿，又被我的爸爸看到了。爸爸看了我歷次所寫的文章，就提醒我：

「喂，孩子！你底文章不是恰和前幾天開餅乾箱的事情，成一個巧妙的對照嗎？什錦餅乾的箱子裏，找不到蘇打餅乾。而在你遊西湖記的文章裏，卻可以找到遊東湖的記載，我倒很佩服你的糊塗！」

當天我受了教師和爸爸的二重刺激，覺得自己實在糊塗得不配做人；「羞」與「愧」這兩個字，實在不足以描摹我當時的心境！

可是到了現在，我總算已從教師和爸爸的二重訓斥下改正過來了。以後每寫一篇文章，我總是時時刻刻提心弔膽地，不讓我的筆尖越出題目範圍以外去；等到全篇寫完，我還要從頭至尾的細看一遍，檢點我的文章裏有沒有越出題目範圍的地方。假使有，我就把牠塗去。

到了最近，我的毛病已經完全醫好了。起初是時時刻刻提心弔膽地寫，還不免有舊病復發的地方；要等到覆看全稿，纔能發覺；可是最近，即使我不提心弔膽，也不會再犯以前同樣的錯誤。原來我已經養成一種寫作上的新能力了。

【讀後作業】

- (1) 想自己在寫作的時候，有沒有和過去柳無忌同樣的毛病？
- (2) 有沒有讀到過「文不對題」的文章？如有，檢出牠毛病的所在。
- (3) 當你寫完了一篇文章以後，有沒有把全文覆讀一次的習慣？想想看，這種習慣有什麼好處。
- (4) 想：假使在寫文章的時候，提心弔膽地注意自己的文章不要越出文題以外去。這件事對於寫作本身有沒有什麼妨礙？

十四 花朵和蚯蚓

——文章的中心思想

「無忌的文章果然進步了不少！」學文第一個讀完柳無忌的文章，忍不住喊了出來。

「可不是，尤其是前面幾段，真寫得精彩！我想假使給我底祖父看到了，一定會戴起老花眼鏡，提起硃筆，一面搖頭擺腦，一面密密地加上硃圈呢！」

覺明說着，同時還裝出他祖父讀文章的態度；大家看了都笑起來。

這時候，學文又走近徐寬的身邊，去讀林文英和秦蓮香合作的文章。錢文華和朱覺明也跟了過去。

「我們做得不好，你們不要取笑！」林文英走過去說，秦蓮香卻害羞跑了。

「不要來搶！」四個人一面讀着她們的文章，一面拒絕林文英跑近去，恐怕她去搶

奪。

花朵和蚓蚯

林文英 秦蓮香

通常一篇文章的題目，往往就是這篇文章所表現的中心思想。譬如就「參加本學期第一次讀寫研究會記」的題目來說，我們在握筆作文的時候，就以這個題目的意義作為中心。文章做成以後，當別人拿起我們的文章來看時，只要先看了題目，也就立刻明白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在那裏，如果我們在文章裏所說的並不是參加這次集會的事，就犯了「文不對題」的毛病。那樣的文章當然是不成其為文章的。

要明白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怎樣重要，最好用花來做譬喻，花是有花心的，雄蕊和雌蕊都生在花心裏，所以花的生命完全寄托在花心上面。但是一朵花當然不只是一顆花心，在花心外面，還有密密層層的花瓣。這些花瓣的功用，一半是保護花心；一半是烘托這朵花，使牠能顯出美麗姿態。文章也是如此：中心思想好比是花心，沒有中心思想也

就失卻了文章的生命。

文章有沒有花瓣呢？當然也有。如果只是一個中心思想就可以成爲一篇文章，那末每篇文章就只要一個題目就夠了，因爲在上面已經說過，文章的題目就是全篇文章的中心思想。但單是一個中心思想，是不能算一篇文章的，還要許多花瓣似的文句把中心思想烘托出來，纔能算一篇文章。

文章既然像一朵花，中心思想是花心，許多的文句是花瓣，那末，文章的一節一段，又是花的什麼呢？

一節一段，原來也是文句，所以也可以說是花瓣，不過我們應該注意：文章本來是整個的一篇，在一篇之中，是無所謂節或段的。後來因爲整篇文章不便一口氣讀下，而且在一個中心思想之中，還可以分成許多小思想，於是就照小思想來分了段。例如，我們讀過的國語教科書第二課題目是「春風的使命」，也就是這篇課文（即文章）的中心思想，但在春風的使命這個中心思想之中，還可以分做：對於花的使命，對於草的使命，對

於蜜蜂的使命，對於蝴蝶的使命和對於遊人的使命。以這五個小思想作為中心，又把全文分成五節或五段。我們若把這篇課文畫起表來，就是如此：

春風的使命

- 對於花的使命
- 對於草的使命
- 對於蜜蜂的使命
- 對於蝴蝶的使命
- 對於遊人的使命

其實這篇文章，還可以這樣來分段：

春風的使命

- 對於植物（包括花草）的使命
- 對於小動物（包括蜜蜂和蝴蝶）的使命
- 對於遊人的使命

我們看了這個表，就可以明白：這篇文章的整個中心思想是「春風的使命，」在這

個中心思想中，又分爲春風對於植物、小動物、遊人的使命三個小中心思想，各有一段文章（這課書原有五段，也可歸納成三段，就是把花草歸納成一段，蜂和蝶歸納成一段，遊人另成一段，）把三段文章組合起來，就成了整個的一篇。我們在讀書的時候，要有這種解剖文章的眼光，在自己作文的時候，也要有這種組合文章的能力。

而且我們更要知道，因爲文章的每一節包含着一個小中心思想，所以每節也都是有生命的。打個比方，文章又好比是蚯蚓，若把蚯蚓一段一段割斷，牠每一段都有生命，不會死，合起來卻又成了一條大蚯蚓。文章的一段或一節，也是這樣的。

【讀後作業】

任選一篇讀過的文章，加以解剖。說明牠的中心思想和小中心思想是什麼。

十五 題材的選擇和剪裁

「現在，索性讓我們把第三篇的文章也讀了吧！」徐寬說着，跑到錢文華的身邊去。這時候，林文英也跟了過去；而窗外的秦蓮香也已經改變了害羞的態度，笑着跑進來了。

「我們雖然是共作的，可是文章卻並不好。」學文說。

「不用客氣！這是梁先生故意把你們底大作擠到後面去的。」林文英像老於世故的樣子。

「不用客氣！我底文章大概還在你們的末後呢！」錢文華也說。

「不用客氣！我底文章連錄取與否還在『不可知之數』啊！」徐寬也跟了一句。於是，大家又展開了題材的選擇和剪裁：

題材的選擇和剪裁

周學文 朱覺明

文章底題材，不外夢和現實二者，這是梁先生以前在野宴時告訴過我們的。但是這二種題材，不見得都是文章的好題材。就夢來說，有的夢很有意思，有的卻是莫明其妙的。譬如你在有一次夢裏，起先是在曠野中追一隻惡狗，追到後來，前面是一條大河，惡狗跳下河去，泅水逃了；你一時性急，也跳下河裏去追，卻忘了自己是不會泅水的，心裏一急，身子已撲在河裏；於是你就大哭起來，同時，夢也就醒來了。這樣的夢，是我們常常要做的，但並不是文章的好題材。爲什麼，因爲夢的經過是無意義的；把無意義的夢寫在紙上，等於胡說八道的寫了一篇夢囈。

夢是如此，現實也是這樣。許多現實的題材，也都是無意義的，把牠寫了出來，徒然白費心力，白費紙筆。

那麼，那樣的題材才算有意義的呢？這是隨各人鑑別能力的強弱而被決定的。能力

強的人，鑑別的標準就高，能力弱的人，鑒別的標準就低；一個鑑別能力低的人以為很好的題材，在鑑別能力高的人看來，也許以為並不算好。

若希望有較強的鑑別能力，最有效的辦法，是多讀書。多讀了書上的好文章，鑑別能力自然會強起來的。這好比是看慣了真鈔票的商人，一疊鈔票中的一張假鈔票總逃不過他銳利的目光一樣。但是這種鑑別能力，當然不能在一朝一夕中養成；我們要慢慢的來，不用着急。

這樣說來，我們現在在提筆作文以前，對於題材的抉擇，不是依然莫知所從嗎？現在有一個消極的方法，可以用來判別題材的好壞而把壞的丟棄。原來在許多題材之中，好的也有，壞的也有，只要丟棄了不好的，剩下來自然是好的了。

大概說來，不好的題材約有下列二種：

- (1) 出於想像以外的題材——例如溪水倒流上山。
- (2) 平凡的題材——例如看叫化子喫冷飯。

這二種題材，都不宜採取。也許有人要問，「那末，像夢裏見自己生了翅膀飛上天，不是好題材呢？」我們的回答是：「好題材。」因為這樣的事，雖然事實上不可能，但牠的想像卻是以事實做根據的。因為在事實上，蜜蜂生了翅膀會飛，小鳥生了翅膀也會飛，蜻蜓生了翅膀也會飛，那末人若生了翅膀，當然也有飛的可能。但如果人身上不生翅膀就希望會飛，這就失卻了事實的根據，變成了像溪水倒流上山一樣，是出乎想像以外的了。

至於平凡的題材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沒有意義的題材之一種。例如上面說過的追惡狗的夢，也是平凡的題材，和看叫化子喫冷飯一樣。但是聰明的人，有時也能運用他的智慧，把平凡的題材改變過來，使成爲不平凡的題材。譬如就「看叫化子喫冷飯」來說，這件事本身雖然平凡，但是寫作的人，若能運用自己的智慧，把這件事和有錢人家的人喫大菜寫在一起，做一個鮮明的對照，就把平凡的題材變成不平凡的題材了。譬如他先寫某處橋上一個叫化子餓得怎樣可憐，怎樣把一碗冷飯分成對半，怎樣把一半喫得津津有味，眉開眼笑，怎樣把剩下的一半用破布包起來，揣在懷裏，當做寶貝一樣。接着說橋塊的

富人家怎樣與高采烈，怎樣喝大盅的酒，怎樣喫大塊的肉，大條的魚，雪白的香噴噴的飯，又說一個酒醉飯飽的大肚皮富翁，怎樣把喫進去的又嘔吐了出來，狼藉了一地……這樣的對照，不是很有意義嗎？不是很不平凡嗎？如果他再聰明一些，把那個叫化子用筆尖一鉤，使他走下橋來，站在那個富人家的門前，讓他看了嘔吐出來的飯菜嘆息，使他向富人懇求一些殘羹冷炙，使這個嘔吐的富人發怒，大罵「滾出去」……這樣的寫法不是更有意義嗎？不是更不平凡嗎？從前有人做一首詩，說：「昨日入城市，歸來淚滿巾，遍身羅綺者，不是養蠶人。」他的寫法也一樣的是用對照的寫法。

總之，在選擇文章題材的時候，若能注意避免出於想像以外的題材和平凡的題材，剩。下。來。的。也。就。差。不。多。是。好。的。題。材。了。

有了好的題材之後，還不能握起筆來馬上就寫，正像一方塊的布，不能就照方塊的樣子縫成衣服一樣。在寫作之前，須要像裁衣那樣，把題材加上一番剪裁的工夫。不經過這一番工夫呢，原也可以，不過寫出來決不會是好文章，試看下面的例：

媽媽的歸來

今天上午，媽媽到親戚家去。她在動身之前，覆了一封朋友的信，叫我去寄。媽媽走了之後，我很寂寞，弟弟也吵着尋媽媽，哄他他不管，騙他他不信，真把我煩惱煞了……

上面這一節的文章，也許所寫的都是實情，但其中媽媽寫覆信給朋友的事，大可省略；如果不把牠省去，就顯出文章的鬆弛，不能成爲一篇好文章。要避免這個毛病，就全靠事前的剪裁。

那末，題材要怎樣剪裁呢？在初次做這件事的時候，最好先把整個的題材先列成幾個簡單而扼要的項目。例如「看馬戲記」題材的項目有下列幾點：

- (1) 校門外空場上來了一個馬戲班，在場上紮起幾個篷帳。
- (2) 馬戲班裏的人把出演的節目準備起來。
- (3) 馬戲班裏的人敲鑼，使許多看客聞聲跑來，在篷帳外買票進去看馬戲。
- (4) 看客有小學生、女人、不做事的大人。

(5) 有一個人，在買票時和馬戲班裏的人起衝突，竟至於相打。

(6) 馬戲開場，演了許多節目，每個節目都演得很好。

(7) 有一個演馬戲的小孩子在表演時不留神跌壞了腿。

(8) 節目演完，看馬戲的人都走散了。

(9) 馬戲班裏的人收拾一切。

(10) 馬戲班裏的人那天晚上宿在一個廟裏。

列好了像上面那樣的項目之後，接着應該仔細審察，那幾個項目可以丟棄不寫。審察的結果，因為第(2)(5)(9)(10)等都不重要，就把牠一一省去。裁剪的工作就完了。

這時候，就可以握起筆來，照剩下的幾個項目去寫。

對於題材的剪裁，固然不一定要在動筆作文之前，即使是已經寫成了的一篇文章，

如果自己寫了不滿意，要把牠再加剪裁一下也未嘗不可，這就是所謂「刪改」。不過與其寫成全文之後刪改，總不如在未寫之前先把文章的題材剪裁為省力，因為某一節

既然應該丟棄，那末，動手就不去寫牠，不是比寫了再刪除要省不少心力和時間嗎？其實「剪裁」這一步工夫，在寫慣文章的人，決不會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先列了項目呆做的。他們有了題材，就動手寫，在寫的時候，一面就想某項應丟棄，一面也就丟棄不寫了。

所謂剪裁，當然不只是把應該丟棄的項目丟棄了就算，此外對於應該留存項目的寫法，也要注意。例如某項應該詳細的寫，某項只要說個大概等等。假使我們還能做到這一步，那末，寫出來的文章就不需要多大修改了。

【讀後作業】

- (1) 想：題材不經過一番剪裁，寫出來的文章有什麼缺點？
- (2) 想：夢想的題材爲什麼也可寫成文章？
- (3) 照上面所說的材題剪裁法，自己做一篇文章。
- (4) 想：七十七面所舉的例，是怎樣的一種題材？

十六 從「嘻笑怒罵皆成文章」說起

——抒情文的寫法

讀寫研究會的會員們，自從野宴之後，接着又做了二件事：一件是出版第二期的會刊，還有一件是舉行讀書比賽。

比賽的辦法是這樣的：在規定的一星期裏，誰向圖書館借閱書籍最多（已經借閱過的當然不許再借），而且閱後都填了報告表可以任人指問讀過的書的內容，誰就得勝。

比賽的結果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：第一名是六年級的李月娥，得到趙校長所贈的照相機一只，大家都很驚奇，而且都很羨慕；第二名是周學文，得到梁先生所贈的自來水筆一支，他也很覺高興；第三名有二個，是朱覺明和錢文華，他們合得的獎品是五年級主任胡先生所贈的一套乒乓，他們也真開心！

李月娥得了第一名，引起大家注意的，照相機倒在其次，主要的還在她最近讀書能力的突進。因為她以前在讀寫研究會裏，是一向不被人注意的，無論讀書寫作，都不見得有出色的地方，這次她竟一鳴驚人，得了第一，難怪大家都覺得希奇了。

明媚的春光逝去了，跟着來的，是軟綿綿暖洋洋的初夏。讀寫研究會的第七次例會，會期又逼近了。幾個執行委員，就議決這次大會請李月娥登臺演說。

李月娥今年十三歲，身材矮小，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女孩。到了開會的那一天，她向大家演說道：

「今天我講的題目是：『嘻笑怒罵皆成文章』說起，不過在未從這句話說起以前，我還有一點意思要向大家聲明：

「文章有各種性質：有的是說理的，有的是敘事的，有的是說明某件物件的，有的是發抒感情的；想大家多已知道了。我們平常所寫的文章，以末一種為最多，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少年人最富於感情的緣故。現在我要說的，也就是這一種文章的寫作方法。」

初夏的風吹拂着李月娥額前的髮絲，微微的在飄動。李月娥用手指把那些吹亂了的髮絲掠了一下，就說下去：

「俗語說，『嘻笑怒罵皆成文章』其實這一類的文章，並不僅是『嘻笑』和『怒罵』兩項，除了這兩項之外，凡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各種感情，都可以寫成文章，而且都屬於這一類文章的。」

「人類的感情很是複雜，什麼『喜怒哀樂』以及像上面說過的『嘻笑怒罵』等，不過祇道着一部份罷了。但是，這些感情雖然複雜得很，祇要我們能把牠真實地寫了出來，除了馱子，無論誰看了都會感動；決沒有一個人看了我們的文章，說是『咦，奇怪！這篇文章裏說的那種感情，我從來不曾有過』的。要不然，就是我們的文章『不近人情』」

「譬如說有一個人看見他媽媽哭了，自己也莫明其妙的哭起來，這在少年人是常有的事；但是他究竟爲甚麼哭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假使有人去問他，他也祇能這樣回答：『因爲媽媽哭了，我不知怎麼一陣難過，因此忍不住也哭了。』」

「可見那個人的哭雖然沒來由，卻並不是矯揉造作。像這一類的事情，如果能把牠真實地寫了出來，就能感動讀者，就是一篇好文章。因為當讀者讀到那段文章的時候，他底記憶被文章喚起了：記起他自己以前也曾莫明其妙地跟着媽媽哭過。於是那段文章引起了讀者的共鳴，忍不住點起頭來，或甚至拍案叫起『好』來。

「反之，假使另外有一段文章，說是一個孩子看見他媽媽哭了，就拍手大笑；這就『不近人情。』因為這樣的事，是走遍世界也找不到的，而寫作的人竟這樣寫了，當然得不到共鳴的讀者。

「不過在寫這類文章的時候，僅僅注意到題材的內容要『合乎人情，』還不一定能夠產生好文章。除此以外，對於這一類的題材，更需要真實的描寫。

「所謂真實的描寫，就是要把這種感情真實地從筆尖下流露出來；既不要掩飾，也不要浮面地寫個大概。現在我有二個例背給大家聽，請大家仔細的比較比較。

(1) 阿秀看見弟弟跌倒了，就慌忙奔過去扶。這時候，恰好媽媽銜了香烟走出房

來，看了那種情景，就一口咬定弟弟是阿秀推倒的，把阿秀狠狠的打了一頓。

阿秀真傷心極了。想起自從爸爸娶了後母以來，自己差不多每天遭後母虐待，就哭了許多時候。

(2) 阿秀看見弟弟跌倒了，就慌忙奔過去扶。這時候，恰好媽媽銜了香煙出來，看了那種情景，就一口咬定弟弟是阿秀推倒的，把阿秀狠狠的打了一頓。

阿秀真傷心極了，獨個兒躲在房裏，呆呆地想。她想自從爸爸娶了後母以來，她就差不多每天遭後母的虐待，喫不飽，穿不暖，那倒還在其次哩；最難對付的是後母所生的弟弟。弟弟性格倔強，剛會搖搖擺擺的學步，就不許別人去扶着走；等到腿兒一軟，跌倒了，卻又放聲大哭，驚動了媽媽。昨天她因爲沒有去扶，被媽媽打了一頓，餓了一餐飯；說是不該欺她親生的兒子，任他倒在地；今天去扶了，又說弟弟是她推倒的，又遭了一頓打。不扶既不是，扶了也不是，這不是活活的要磨折死人麼？……想起她親生媽媽。在世的時候，也曾被當做寶貝那樣疼過的，誰知到了如今，竟連一個下賤的丫頭也不

如！假。使。親。生。的。媽。媽。還。在。人。世。見。了。女。兒。那。樣。受。苦。不。知。柴。怎。樣。的。心。痛……

阿秀越想越悲傷，實在忍不住要哭了；可是她並不放聲哭出來（因為怕後母聽到了，又要遭打），祇能幽幽地啜泣，兩肩不住地抽動着。

「這兩個例，前者的描寫不及後者的詳細，因此，讀者在讀後所得的印象，前者也不及後者深刻。所謂『真實的描寫』，雖然不一定需要冗長的敘述；但是，有許多必不可省的地方，如第二例描寫阿秀思前想後的一節，以及阿秀抽抽咽咽地哭的情景，作者也不可吝嗇他的精神，僅僅寫個大概或竟略去不寫。不然，要想用文章去感動人，是萬萬辦不到的。

「諸位大概都聽到過『說書』吧。說書的人，為要感動在座的聽衆，在說到書中角色感情激發的時候，就會化費許多時間，用他底一張嘴，把當時書中角色的情景描摹得極其細膩委婉，淋漓盡致；使在座的聽衆聽了，不但不嫌他說得太長，反而覺得書中角色似乎就在他們底面前，聽得津津有味。說書的人之所以能得到聽衆底讚美，就全靠他那

張嘴能『真實的描寫』啊！

「試舉最單簡的『哭』與『笑』兩個字來做例：假使說『他哭』人家看了，就祇得了一個『他哭』的印象，這樣的印象不用說是很浮淺的，假使說『他兩肩抽動着哭』讀去就彷彿看見一個人在兩肩抽動着哭，所得的印象當然深刻了不少。同樣的，如果祇說『他笑』讀者所得的印象當然也很浮淺；但如果說『他笑得合不攏嘴』讀者所得的印象當然也比『他笑』深刻得多。原來像『哭』與『笑』一類的單字，在平時看慣了的讀者，早不會使他有什麼感動；假使作者要使他感動，非有更深刻的描寫，是決不能成功的。」

「說到這裏，我不禁回憶起開學時梁先生對我們說的那個寬緊帶的故事。在那個故事裏雖然說的是關於長句的讀法和寫法，但也牽涉到我上面所說的話題。請大家也來把那個故事回憶一下，並且和我上面所說的對照一下，看是如何？」

【讀後作業】

(1) 試補充李月娥末段的演說，說明長句和真實描寫的關係。

- (2) 真實的描寫，是否必需長句和長文發表你的意見？
- (3) 用李月娥演說的方法寫一篇抒情文（發抒感情的文章。）

十七 茶撥翻了

——敘事文的寫法

第七次讀寫研究會以後，許多會員因為想起上次的讀書比賽很有趣，就向幾個執行委員要求再舉行一次。執行委員接受了大眾的要求，就召集執行委員會討論這件事。論討的結果，都以為與其再舉行一次讀書比賽，還不如舉行一次寫作比賽；因此，他們就這樣議決了。

這麼一來，幾個執行委員可就忙啦！有的寫佈告，把議決的案子告訴大家；有的向教師們徵求獎品；有的計畫這次比賽應該用那種方式來舉行。

大家看了佈告，不待說都很高興。每個會員都向負責人報了名，準備參加比賽。

這一次徵求到的獎品，也比上一次多了不少。有趙校長的礦石無線電收音機一具，和新少年叢書一部，梁先生的國光牌口琴一只和錶一只，胡先生的水彩畫顏料一匣，曾

先生的活動鉛筆一枝，呂先生的運動鞋一雙。因為徵得的獎品比上一次多了不少，因此錄取的名額也增加到五名。這麼一來，大家就更興奮了。

比賽舉行以後的第三天，在五、六年級教室附近的佈告板上，溼漉漉的貼着一大張紙，上面寫着紅筆加圈的黑字；許多讀寫研究會的會員都圍在那裏瞧。只見上面寫着：

讀寫研究會寫作比賽揭曉

第一名 周學文（得收音機一具、顏料一匣）

第二名 林文英（得開明少年叢書一部、活動鉛筆一枝）

第三名 朱覺明（得錶一只）

第四名 謝安石（得口琴一只）

第五名 張定國（得運動鞋一雙）

大家想不到從這次寫作比賽中，又會發見兩個新人材，都是非常高興，尤其是幾個執行委員，正苦惱着以後每半月一次的例會沒人演說，現在有了這二位新人材，當然也

不愁沒有人了。

時光不容情的過去，不久就到了讀寫研究會第八次集會的日期。

那一天集會，演說的是謝安石。他是五年級生，身材頗長，面部黑而帶紅，是一個酷好運動的孩子。身上穿的是一件白色翻領襯衫，下面一條黃色短袴，看去很是英武。他說：

「諸位會員：我今天要說的題目，是『茶撥翻了；』這個題目，大家不是以為很古怪嗎？把茶撥翻，是常見的事，並且這樣的事似乎跟『讀寫』也沒有什麼關係。現在請大家不要心急，聽我慢慢道來：

「上一次李月娥在她底演說裏，曾說過文章有各種性質；其中有一種文章是敘事的。現在我要說的，也就是這種敘事文的寫法。

「敘事文是記述一件事物底經過的文章。大凡一件事物，從開始到終結，都可用文字記述出來的。譬如寫一篇第八次讀寫研究會記，把今天集會底經過，從頭至尾的記述出來，就是一篇敘事文。

「這樣的文章，粗粗一想，似乎極容易寫，因為文章底題材是現成的，祇要對於那件事是親自經歷過來的人，無論張三、李四，都能夠寫。比不得須要作者自己構思的文章，非先經過一番題材的安排，不能動筆。

「不過在實際上，這件事卻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簡便。敘事文底題材雖然是現成的，但要寫成一篇良好的敘事文，卻還有兩件難事：

「第一件，就是要把現成的題材加以一番剪裁的工夫。這件事在最近出版的會刊裏，已經有學文和覺明共作的一篇文章，說得很詳細；我們現在姑且丟開不談。

「第二件是什麼呢？就是敘述上的困難。原來一件事實發生經過的本身，往往是很蕪雜的；作者把這些蕪雜的題材加以剪裁之後，一方面固然去蕪存精，是有利於文章的；他方面卻因為這些去蕪存精的題材，已經被剪裁成一片一段，不復是一貫串的事實了；因此，作者就不得不像一個縫衣匠，須設法把這些一片一段的事實用筆尖貫串起來，使讀者得到了那篇文章，像一件精美的衣服，不是一件七拼八湊不堪穿着的破襖。這件事，

可並不是容易的事呢！

「有一次我底舅母帶了三個表姊妹到我家來玩；二個表妹很是頑皮，一見我的媽端茶出來，就毛手毛腳的去接。不想茶是開水沖的，非常的熱；把二個表妹底手燙起了水泡。其中有一個因為忍不住燙，一失手，就把滿盅的茶撥翻了。」

「恰巧我家底那張桌子又不爭氣，兩脚高，兩脚底，桌面是斜的；撥翻的茶滴到桌上，就像一塊鵝卵石從山坡上滾下來一樣，急速地往低的一面流開去。這時候我底祖母正坐在低的那一面，身子靠着桌邊，在和舅母談天，並不注意到桌上底水立刻就流到她底身上了。」

「這時候，撥翻茶的表妹眼見水要流到祖母身上去，嚇得手足無措，臉色鐵青！我在旁邊，看到了這麼千鈞一髮的情形，也很替表妹着急；桌上既沒有揩布，又沒有可以當作堤壩的東西，眼見那條水非流到祖母身上不可。心裏一急，忽然被我急出了一個辦法；慌忙伸出我的手去攔截。」

「誰知那股水流，卻故意要和表妹爲難似的，在我底手邊繞了個彎，又對準祖母流去。」

「我底方法當然是失敗了，同時不自覺地紅了臉；暗想本來是要在表妹面前獻獻殷勤，表現一下自己底聰明，誰知反而出了醜。」

「這當兒，水流和祖母祇隔半寸距離了！在座的表姊，這時也已發覺了我們着急的情形，慌忙走了過來；一看到桌上底水，就馬上用她右手底食指，蘸着那股水流，引往另一個方向。那水流也真奇怪，到了表姊手裏，竟像玩魔術一樣；表姊底手指在桌上一曲一折，水流也跟着手指一曲一折，終於，把牠引到別的地方。」

「差不多將要哭出來的表妹，這時候已經轉哭爲笑；我呢，覺得表姊的聰明真足令人拜服！」

「表姊妹和舅母告辭了之後，我還是獨個兒站在那張桌子的旁邊，呆呆的想着剛才那幕喜劇。想着，想着，偶然又從表姊用手指引水的方法，想到寫作上去。」

「我當時想：寫敘事文的時候，與表姊用手指引水的情景，委實有些相似。不是嗎？當我們讀到一篇良好的敘事文時，看牠曲折寫來，一氣貫串，真像表姊手指下的水流。可是一篇不好的記敘文，就並不如此：牠不能把經過剪裁的事實一氣貫串；這邊寫一段，那邊寫一段，使人讀了，不免起支離破碎之感。

「說到這裏，我們需要舉幾個實例來比較。但因為這種實例不能祇引一節一段；必須把文章的全文錄下來，才能比較；這在臨時舉起來是很不便的。因此，我已請執行委員會另外油印了講義，分發給諸位。」

這時候，聽衆早已從幾個執行委員的手裏得到了講義。大家把講義展了開來，祇見上面寫着：

參加兒童節紀念會

時光如箭，去年的兒童節彷彿還在昨日，轉瞬又到了今年的兒童節。

（那一天，）天空纔有一線曙光，我就起了牀，把早上應做的事都做完了。等到八

點鐘左右，趕忙跑到公共體育場去。

（這時候，）一路上前往公共體育場去的人很多，我混在人潮中，覺得自己像一羣游魚中的小魚。（不久，）到了公共體育場，只見大門上繫着一個花匾，上面寫着：「兒童節紀念大會。」

我（就）跟着一批一批的人朝會場裏塞，到一個看臺底最上層，展眼一望，哈！人數有數千數萬！

（一會兒，）音樂聲響了，開會了，主席站在場中講臺上，開始演說。但是我連一句也沒有聽到，因為我底耳朵，那時候已被全場底嘈雜聲、喊叫聲蒙住了。（不久，）表演各種游藝節目，一幕一幕，如電影般的過去，（終於）閉會了。在路上，每個人底小手中，都拿着一袋糖果和幾本我底畫報！

「諸位！那篇文章是我從一本雜誌裏選來的，牠底好壞，我們現在無暇作批評。」謝安石接下去說，「此刻我們要研究的，就是那篇文章裏各處加括號的地方。我們試看假